

船長与大尉



作 者

关于作者

温尼阿明·卡維林于1902年生于苏联普斯科夫城，是苏联著名的作家之一。

卡維林在中学时期就对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写诗。1919年他入莫斯科大学学习。1920年轉入列宁格勒大学，同时还在东方語言学院研究阿拉伯語言。就在这时，列宁格勒“文学之家”举办了一次青年作者征文比賽，卡維林以他的第一篇小說“第十一公理”参加了这次比賽。这篇小說得到了高尔基的称贊，从此卡維林便經常得到这位伟大革命作家的指导和帮助。

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卡維林一直在北方艦队工作，同时担任“消息报”的通訊記者，曾获得“紅旗奖章”。

卡維林的早期作品大半是短篇幻想小說，后来的作品多以苏維埃时代的青年的精神面貌与成长过程为題材。他的主要作品有“爱鬧事的人”（1928年）、“如願以償”（1936年）、“船长与大尉”（1945年）、“一本打开的书”（1953年）等。“一本打开的书”中譯本已于去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船长与大尉”是卡維林的最著名的长篇小說，描写十月革命前在北极圈內失踪的俄国“圣·瑪丽亚”号探险船、船长塔塔林諾夫和他率領的探险队，以及革命后苏联空軍大尉亚历山大·格利高里耶夫寻找这支探险队的故事。作者在这歷經三十余年、充滿曲折复杂情节的故事中，很細致地、多方面地表现了

苏联青年一代高尚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本书出版后引起了苏联广大读者的兴趣，并获得 1946 年斯大林奖金二等奖。本书现在也仍然是苏联读者喜爱的作品之一。

译者

目 次

第一部 童 年

1	信。捉青虾.....	8
2	父亲.....	9
3	营救.....	14
4	乡下.....	17
5	伊万·伊万内奇医生。我学说话.....	20
6	父亲的死。我不愿意说话了.....	27
7	母亲.....	30
8	彼其加·司考伏罗得尼可夫.....	34
9	一划,一划,一划,五划,二十划,一百划.....	38
10	达莎阿姨.....	43
11	和彼其加的谈话.....	49
12	卡耶尔·库里在敢死营.....	53
13	送葬.....	56
14	逃跑。我没有睡,我假装在睡.....	64
15	奋斗,探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71
16	第一次飞行.....	74
17	闹扯淡.....	77
18	尼古拉·安东内奇.....	81

第二部 应教好好想一想

1	听講故事.....	84
2	学校.....	87
3	恩斯克来的老太婆.....	91
4	这可是要好好想一想的.....	97
5	雪里有没有盐?	102
6	作客去.....	110
7	塔塔林諾夫一家.....	118
8	学校剧团.....	119
9	柯拉布略夫求婚。教育的責任.....	121
10	“复信謝絕”.....	128
11	出走.....	133
12	严肃的談話.....	139
13	我在想.....	144
14	一枚五十戈比的銀币.....	147

第三部 旧 信

1	四年間.....	155
2	叶夫根尼·奥涅金的审判.....	158
3	在冰場上.....	164
4	变化.....	169
5	卡佳的父亲.....	172
6	更多的变化.....	177
7	批語。瓦尔加的啮齿动物。老相識.....	182
8	舞会.....	189

8.	医生的家.....	352
9	“我們仿佛見過面.....”.....	355
10	晚安！.....	362
11	飞行.....	369
12	暴风雪.....	378
13	什么叫汽爐子.....	377
14	旧黃銅牙鉤.....	382
15	万龙坎.....	388

第五部 为了良心

1	会见卡佳.....	398
2	柯拉布略夫的庆祝会.....	403
3	无题.....	411
4	許多新聞.....	417
5	在剧院里.....	426
6	又有許多新聞.....	432
7	我們家里有客人.....	439
8	忠貞不渝.....	447
9	她决定搬走.....	453
10	在西夫切夫·符拉什克胡同.....	457
11	忙碌的一天.....	461
12	羅馬什卡.....	465

6	在医生家里.....	337
7	讀日記.....	3

9	初次幽会。失眠.....	195
10	不愉快的事.....	198
11	到恩斯克去.....	204
12	故乡的家.....	209
13	旧信.....	217
14	教堂花园相会。不要相信这个人.....	225
15	散步。扫墓。布宾其可夫。离别的一天.....	234
16	在莫斯科什么等待着我.....	240
17	瓦尔加.....	246
18	破釜沉舟.....	250
19	老朋友.....	256
20	本来可以不至于弄成这样.....	265
21	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	271
22	夜里.....	278
23	恢复旧规。不是他.....	281
24	诽谤.....	287
25	最后一次约会.....	293

第四部 北方

1	航空学校.....	302
2	薩尼亚的婚礼.....	308
3	給伊万·伊万諾維奇医生写信.....	314
4	收到回信.....	318
5	三年.....	323
6	更多的变化.....	330
7	批語。瓦尔加的啮齿动物。老相識.....	330

温·卡維林

尉大与長船
上

于·光 譯
陈文 纂 校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В. КАВЕРИН
ДВА КАПИТАНА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0

插图系 Ф. Глебов 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書號 1323 字數 60,000 開本 850×1168 綫 $\frac{1}{32}$ 印張 $26\frac{15}{16}$ 插頁 13

1959年7月北京第1版 195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26000 冊

(共二冊)定價 (3) 2.55 元



第一部 童年

1 信。捉青蝦

我还記得那肮脏，寬敞的院子，和被柵栏圍繞着的一溜低矮的平房。院子紧靠一条小河，每逢春季，一旦潮水消退，院子里便滿是木屑，貝壳，时而还会有比这更有意思的东西。譬如有一次，我們就撿着一个装得滿滿的邮袋，而后，潮水又将那邮递員漂来，把他輕輕地放在岸上。他仰面朝天地躺着，两只手攔在額头上，仿佛是想遮住阳光。这个人还很年輕，头发金黃色，制服上的銅扣子亮晶晶的，——他在最后这次出发送信之前，大概还用白粉將銅扣子擦过吧。

邮袋被警察拿走了，里面的信件因为被水浸湿了，已經沒有絲毫用处，所以达莎阿姨便將它們收撿了起来。但是由于邮袋很新，又是皮子做的，同时鎖得也很严实，所以里面装的信件并

沒有完全湿透。达莎阿姨每天晚上念一封信，有时她只念給我听，有时念給全院子的人听。这是一件十分有趣兒的事，甚至，那些常到司考伏罗得尼可夫家来玩“頂牛”^①的老太婆，也扔下牌，湊到我們这兒来听。其中有一封，达莎阿姨念的次数最多，以至后来我簡直都将它背得烂熟了。此后虽然过了許多年，可是这封信从头到尾我还記得。

敬爱的瑪丽亚·瓦西里耶芙娜！

首先我要告訴您的，就是伊万·李沃維奇現在一切都好。我是四個月以前遵照他的指示，帶領一支十三个人的队伍离开帆船的。我相信很快就能見到您，所以，現在就不准备詳細叙述我們隨着漂流的冰山向佛兰茲·約瑟夫漂流的艰苦旅行。我們尝尽了許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灾人祸。我只想告訴您一点，就是我們一群人中，只有我一个人平安地（如果不算两条腿冻坏了的話）抵达弗罗拉海岬。塞多夫中尉探险队的帆船“圣·福嘉”号收容了我，并把我送到了阿尔汗格尔斯克。我总算是活下来了，不过，这样也許更糟糕，因为最近我就要动手术，手术以后，一切就只好靠着天保佑了。可是今后我没有腿怎样生活下去呢？我自己也不知道。以下就是我应该告訴您的。“圣·瑪丽亚”号还在喀拉海上就被冻住，自一九一三年十月便隨着北极的冰山不停地向北移动。在我們离开时，这只船的緯度是 82°55'。它靜靜地停在一片冰原上，或者，更确切一点說，自一九一三年秋，直到我离开为止，还停在那兒。今年它也許能解冻脱出，不过照我看來，等到明年，当它漂流到过去“佛兰姆”号解冻的地方，离开冰原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留船人員的粮食还够用到明年十月或十一月。不管怎样吧，請您相信一点，我們之所以离船，并不是因为它的处境已經絕望了。当然，我必須执行船长的指示，但是，

① “頂牛”是一种骨牌游戏。——譯者注。

不瞞您說，他这次的指示也是符合我个人心願的。在我率領十三名水手离船的时候，伊万·李沃維奇托我带一件包裹給現已去世的水道測量局局长，带一封信給您。可是，現在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为了珍惜这些說明自己行为正直的憑証，我不敢冒險經由邮局寄这个包裹和这封信，另外，我在此住院的时间最短也得三个月，因此，請您派专人或亲自来阿尔汗格尔斯克領取。我等待您的回信。謹致：
崇高的敬礼！

尊敬您的，准备为您效劳的远洋航海长

伊·克里莫夫

这封信的地址虽然已經被水泡得看不清了，但仍可以看出，这个地址是用同样又硬又直的笔法写在厚厚的，发黄的信封上的。

这封信对我來說，似乎成了一种祷告詞，——我每天晚上反复地念它，一直等到父亲回来。

父亲从碼頭回来的时间很晚。現在每天都有輪船来，但是不象先前装载的是亚麻和粮食，而是一些沉甸甸的彈藥箱和大炮零件。父亲是一个壮实的胖子，滿脸鬍鬚，戴着一頂呢制的小鴨舌帽，穿着一條防水布褲子。母亲总是唠唠叨叨說个不停，他却一声不响地吃飯，偶尔咳嗽兩声，抹抹鬍子，然后就領着孩子——我和妹妹——上床去睡覺了。从他身上散发出一股大麻的气味，有时是萍果，粮食的气息，有时又是一种臭机器油味，我还記得，这种气味使我感到多么窒悶。

我記得好象就是在这一个不幸的晚上，我躺在父亲旁边，生来第一次有意識地估量着周圍的一切。一間狹窄的小房子，低矮的天花板上面裱糊着報紙，窗下有一條很大的裂縫，从这兒透进来新鮮空气，吹进来河水的气息，这就是我們的家。地上放着兩

只用麦秸装填起来的袋子，上面睡着一个披散着头发，肤色黑黝黝的漂亮的女人，这就是我的母亲。一双孩子的小脚伸在破烂被子的外面，这是我妹妹的脚。一个黑瘦的男孩，穿着一条肥大的裤子，打着哆嗦从床上爬下来，悄悄地走到院子里去，这就是我。

早就选好了一个适当的捉虾的地方，繩子也已经准备妥当，甚至引火的枯枝也在大缺口架起来了，现在只少一块臭肉就可以去捉大虾了。我们这条河的河底五颜六色，因此虾的颜色也各不相同——有黑的，有綠的，有黃的。这些虾可以用篝火引来，用小青蛙作釣餌，可是青虾只能用臭肉才釣得到；关于这一点，所有的小孩都是深信不疑的。昨天，总算是走运，我从媽媽那兒弄来一块肉，将它放在太阳下晒了整整一天。现在，甚至用不着拿手去摸，就可以断定它已经腐烂了……

我沿着河边迅速地跑到大缺口，那兒架着生火的枯枝。远处可以望見两个炮楼；河这岸是波克洛夫炮楼，河那岸是斯巴塞炮楼。战争开始后，斯巴塞炮楼里修建了一座軍用皮革仓库。彼其加·司考伏罗得尼可夫証据确凿地說，斯巴塞炮楼里从前有鬼，而且他亲眼看見它們从河对岸摆渡到我们这边来，过河后，凿沉了渡船，就到波克洛夫炮楼里住下了。他还說，鬼怪們都喜欢抽烟，喝酒，头是尖的，由于它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所以很多都是跛子。近来在波克洛夫炮楼里鬼怪越来越多了，每逢晴朗的日子，就跑到河边来偷漁夫系在漁网上供水神的烟草。

总而言之，当我吹着微弱的篝火，看見围墙缺口处有一条細瘦的黑影时，我并没有感到特別惊讶。

“小鬼，你在这兒干什么？”鬼怪完全和普通人一般地問我道。

縱使我当时能够說話，我也不会回答。我只是瞅着他，不住地打哆嗦。

这时，月亮从云端露出来，因此，可以看見河对岸繞着皮革仓库走来走去的看守人。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胖子，背上的步枪向上面翘着。

“捉虾嗎？”

他輕巧地跳下来，坐到篝火旁边。

“你怎么不說話呢，傻瓜？”他厉声問道。

不对，他不是鬼！这是一个十分憔悴，沒有戴帽子的人，他拿着一根細手杖，不断地敲打着自己的脚。我沒有仔細看他的面貌，但是，我却发现他是光着身子穿了一件短上衣，只用一条围巾来代替衬衫。

“怎么啦，你不想同我談話嗎，賤胚子？”他用手杖戳了我一下。“喂，回答呀！回答呀！要不……。”

他沒有站起来，抓住我的脚，一把将我拖了过去。我不禁嚎叫起来。

“哎，原来你又聋又哑！”

他放开我，用手杖将炭火拨来拨去，坐了很久。

“好一座美丽的城市，”他又厌恶地說道，“家家院子里都有狗，警察都是些野兽。該死的吃虾鬼！”

他开始咒罵起来。

要是我当时能預知一个鐘头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縱然我一个字也告訴不了別人，我也会竭力記住他所說的話。他罵了很久，甚至咬牙切齿地对着篝火吐了一口唾沫。后来，他将脑袋

歪着，沉默下来了。我瞧了他一眼，如果他不是

突然，那人翻了起来。几分钟后，他已上了浮桥，——这座桥是不久以前兵士们架设的，——然后在河对岸一闪就不见了。

我的篝火熄灭了，不过，没有火光我也看得很清楚，我已经钓了不少的虾，可是其中一只青色的也没有，全是些最普通的，不大的黑虾，——这种虾在酒店里卖一戈比一对。

冷风从后面什么地方吹过来，直往裤脚筒里钻，我开始感到寒气袭人。该回家了！当我最后一次投下挂着臭肉的钓线时，我看见对岸的看守人沿着斜坡跑下来。斯巴塞炮楼高高地耸立在河上，从炮楼到河岸是一个满布着石块的斜坡。皎洁的月光照射在斜坡上，一个人影也没有，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看守人却一面跑着，一面把枪从肩上取了下来。

“站住！”

他没有开枪，只是哗啦一声扳动了一下枪栓。就在这刹那间，我看清了他在浮桥上所追赶的那个人。我之所以写得这样慎重，是因为到现在我还不肯肯定，他就是一小时前坐在我篝火旁边的那个人。可是我到现在还仿佛看见这幅情景：静静的河岸，月光照耀着水面，反射出的一条荡漾的光带，从我这儿一直伸展到浮桥下的驳船跟前，两条长长的黑影在浮桥上奔跑。

看守人跑得很吃力，甚至还停了一下，换了换气。不过跑在前面的人似乎更吃力，因为他突然在栏杆旁边坐下了。看守人跑到他跟前，突然叫了一声，身子往后一倒，——大概是冷不防被人从下面打了一下。可是他身子仍然靠在栏杆上，只是慢慢地滑了下去。这时，凶手已经隐没在碉堡的围墙后面了。

不知道为什么这天夜里浮桥上竟没有人巡逻，岗亭里空空的，周围没有一个人，只有看守人侧身躺着，两臂交叉，身旁扔着一张

只看見他緩緩地打了一個呵欠。過了若干年以後，我才知道，許多人在臨死前都要打呵欠的。然後，他好象是輕鬆了一些似的，深深地吁了一口氣。一切又歸於沉寂。

我彎下腰看了看牠，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就跑到崗亭上看，——這時我才發現崗亭裏沒有人，於是又回到看守人那兒。這時，我連喊都喊不出來了。這倒不是因為我那时候是個啞吧，而實在是因為吓壞了。就在这當兒，從岸上傳來了人聲，我連忙跑回原來捉蝦的地方去；我從來也沒有跑得這麼快，氣都喘不過來了，甚至感到胸部作痛。我也來不及用草把蝦蓋住，等我跑到家里時，蝦已丟掉了一半；這時哪裏還顧得到蝦呢！

我不聲不响地把門微微推开，心兒劇烈地跳動着。在我家仅有的這一間房子里，黑洞洞的什麼也看不見，大家都睡得很安穩，誰也沒注意到我出去和回來。又過了一會兒，我已經挨着父親躺在原來的地方了，可是我許久不能入睡。在我眼前又出現了那座被月光照耀着的浮橋，和兩條奔跑着的長長的黑影。

2 父 亲

第二天早晨，發生了兩件令我十分懊喪的事。第一，是母親發現了蝦，並且把它們都煮熟了，因此我的二十戈比就宣告落空，買捕梭魚用的新釣鉤和假小魚^①的希望也化為泡影。第二，就是我的小刀子遺失了。其實，這把刀子原來是我父親的，因為

① 是一種發光的金屬薄片，一般作魚形，下面帶着魚鉤，引魚來吃魚餌，以便使魚上鉤。——譯者注。